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南軒集卷三十九　　　　宋　張栻　撰

## 墓銘

### 夔州路提點刑獄張君墓誌銘

君諱棁字仲山於予為從兄寔同高祖予家自唐嶺南節度使由曲江徙長安國子祭酒由長安徙成都再世高祖諱文矩早捐館舍夫人楊氏挈孤依外家于漢之緜竹今緜竹之張皆自高祖出也君曽祖諱絢祖諱鈞

考諱注俱隱德不仕考以君升朝恩封承事郎致仕累
贈正奉大夫君未冠遊鄉校貢京師入太學為内舍生
預國子薦靖康之難間關歸故鄉就類省試登紹興二
年進士科已而丁内艱免喪遊東南值先丞相忠獻公
督師江上辟君主管機密文字以軍事入對改承奉郎
湖寇平用幕府功遷宣教郎以親老丐歸授潼川府路
轉運司主管文字秩滿成都府路制置使席公益辟幹
辦公事未數月丁正奉公憂服闋通判叅州又通判夔

州未赴權四川總領所撥發舩運至夔才兩月以臺檄權知忠州還夔秩滿通判峽州丁所生母太碩人憂差知資州未及赴服闋知榮州改知蜀州秩滿入對知隆州中道改洋州歲中除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又徙夔州路再歲請祠有旨令入奏行次荆渚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即日西還以疾没于巴東享年七十有四積官至朝請大夫君資禀淳茂於勢利泊如也方忠獻公督師君在幕府入對論為國當先自治當上意忠獻且器

之而君顧以親老力引歸已而忠獻去國為時相所忌併與族人抑之君以資考連得倅貳率遠次且愈下不屑也其自蜀州入對上即位之三年方留意牧守訪問再四貴近有欲見之者迄不往授小州而歸晚被召命而祠請已再三上矣平時官情大畧如此其為政大體本於忠厚愛民不苟其職而不為赫赫名利之為州三面阻澗懸絶數十仞自北山引水入城承以木溜雜泥滓牛馬飲民以為病君至始以陶易之甃三井以潴之

為守以覆之題其額曰惠民至今賴其利是時提舉司欲以它郡置場買茶君謂郡並邊每歲以茶之晩生者易蠻馬今為場使夷人知茶味必得此而後市則將何辭論再三議卒詘其攝事總幕並昌大水軍儲並江不沒纔數尺君身當其衝督役夫日夜築治廪以完廼請徙置高原今南倉是也其在忠州之歲又會大水入郛郭君先期令民徙雖州治亦以舍計口予食親撫存之民賴以活忠素彫弊獨以鹽課稗歲用君曾一歲用度

出入以其餘代下户輸上供銀數千兩人尤德之其在蜀州州素苦重額累政積負緡錢總賦者方務聚斂督趣急如星火君視民力困不忍剥取寧以身受責總賦者遣其屬至郡鈎考微隱首校公帑籍迄無一毫私獨劾君首議抗拒為諸郡倡朝廷察見始末使寛期限以補總賦者迄無如之何郡有大辟獄具而君獨疑其贓未得一夕夢至何處若神祠者有大書疑字驚而作曰必是獄也審究之果主家紿囚以不死使之承追逮遂

服盖其惻怛之誠雖夢寐不忘也時北邊方用兵總賦者議調西州民轉餉君謂有三不可西州賦重於三路不待調夫民力已疲矣自蜀至利役夫徒手走千里始得負糧而行又千里乃至西和古人以為千里饋糧士有飢色今且倍矣獨奈何且劒利調夫一人之費為錢八萬西州道遠費必倍以一夫十六萬錢計之直米五十碩古人以三十鍾致一碩為困民今以五十碩致六斗之粟利害又相絶矣卒寢其議一路頼之其在洋州

異時逋户反業得貸牛出租於官合諸州累欠至三千餘碩總計者用為實數以給軍邊民至破産不能償君列其事于朝悉得免郡歲受民租總賦者輒對糴以給軍先時民輸一石以七合為羡其後並緣十倍之至是又欲以七升為額君曰作法於貪其弊將可窮邪力沮止之其持節利路興洋間多營田與民田錯官軍怙强為擾田且多荒君上其事于宣撫使請令民亦得佃耕農穀用以廣蜀饑流民至關外者甚衆按視振給且廣

糶以平糓價使皆得食知樞密院虞公允文時為宣撫使每浴訪以事君率正論一不及私再三為言成都路預借之弊朝廷非不申敕而迄不能止盖以諸郡例空乏無以塞責則巧為之計令不若盡攷其用度出入之實上聞而有以寛䘏之則預借可戢民受實惠矣其後諸州卒得蠲減實君發其端其在夔路於獄事尤切切首下教禁戢四事拷掠無得過數繫治無事踰律訊問必躬臨疾病必以實合一路之獄凡六十有五禁囚百

三十事令下才閲月以獄空聞者三十八所䕫恭兩州
合欠經制緡錢至二萬七千有餘君謂赦令之下有所
蠲獨此不得邪言于朝併他路得免其不急於催科而
篤於厚民類如此亦異於俗吏所為矣君孝友恂恂幼
事正奉公甚謹中歳以来卒婦子奉所生母曲盡其意
居喪以毁瘠聞治家有法度不事華飾不為戲言不忍
言人過鄉人尤親且敬之不敢干以私待族黨有恩視
其尤困乏者推居官所得俸以給之女兄及族弟之女

貧不能行君收撫嫁遣之君没哭之如父少長從忠獻公公每愛其慤實時時從旁推揚蜀之賢士大夫而未嘗以語人教子弟諄諄不倦每曰為人當植立貴勢不可恃也居官當廉謹己欲不可縱也治家當勤儉衆財不可私也此吾平生之所身履而以望於子弟者其所存亦可槩見矣君娶李氏先君卒累贈宜人四子皆業進士光弼以君蔭得迪功郎充四川提舉茶馬司准備差遣次光遠將仕郎次光裔光顔四女長適迪功郎房

鐸早卒次以廢疾不行次適何如川次適黎時雍皆爲進士内外諸孫男女合十九人以淳熙元年十有二月甲寅朔葬于縣之武都鄉光弼等萬里遣來請銘予惟念自幼從先公周遊四方於宗族闕敬方君在忠獻旁時予葢未省事也丙子之歲忠獻在疚君來省侍于長沙始獲從君語是歲忠獻入蜀又獲欵也顧其氣象猶有前輩重厚典刑足以儀刑鄉黨使後生小子消浮薄之習不謂十九年間不復見君而君亡矣予既憂患之

餘念宗族日落棠棣脊令之詩實感厥心如此又何以辭銘曰

其德也器厚而不窳其藴也櫝實而不窶其用也泉澤而不淤其傳以銘亟今于古

直秘閣詹公墓誌

自頃國家承平日久士大夫豢於寵利無捐軀殉國之志狃於宴安諱言兵事一旦戎馬入中原相視愕眙不過為畏避偷生之計仗節死義罕有所聞至其謀國則

以退怯為得筭事讐為全策風俗至此夫豈一朝夕之故哉然而其間天資忠義務為實用不汩於習俗有志於當世者亦豈無其人顧有而絀於時論又不克盡其用為可歎慨若詹公是也建炎初元公通判鞏州北騎再渡河狙脅陜洛長驅至秦隴將及鞏郡守假它檄去公即日合兵民七千人授甲登陴敵至城下大呼趣降公命以勁弩射之圍合數重部分既定歸與家人訣曰自國門直鞏九郡皆不守吾守死矣竭家貲犒軍謂其

父老曰我已與家人訣爾當共助我皆感激爭出金穀
敵晝力攻五日不能破會公所乞熈河兵至與敵戰殺
其將三人遂遁去城卒全紹興時苗傅等甫伏誅敵勢
憑陵諸將有憤激戮力之意有司顧以調度不給為憂
會大饗明堂已下詔矣公時從招討使慨然奏疏大畧
謂靖康之禍人神共憤久矣今大敵在前國勢不立與
其崇孝饗之虛文曷若厲復讐之大義請停大禮悉以
其費佐軍督諸將分道攻守以慰祖宗在天之靈繼志

述事孰大於此事雖不行識者韙之丞相張忠獻公督師邂逅選時彦首辟公掌機事劇賊楊么據洞庭奉檄先走鼎州度事宜所條上悉中機會方是時敵挾我叛臣日窺邊諸將列屯淮漢幕府議軍事曲折有非文檄所能傳者必委公往諭意析理會情無不切當蓋公舊為河州士曹故將王淵為寨主捶將校至死郡守欲加罪公曰小校犯階級是不可以常人論也卒免之王公感激平生事公如父兄張俊韓世忠始淵部曲也故其言

尤為諸將所信忠獻以是任之公善將兵事嘗佐世忠解濟州之圍行至熈河聞北騎已南公曰卒遇敵進退何據當駐山陽以佚待之一戰可勝世忠鋭意不能從師至宿遷果潰自是愈心服劉光世之罷兵柄也尚書呂祉往莅其軍於合淝公已去幕府貽書忠獻曰呂尚書之賢固為一時選然於此軍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得與前人比兼此軍今已付王德德雖有功而與其下酈瓊輩故等夷耳恐有中不能平者願更擇其偏裨

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為德副以通下情忠獻然其言未及行而酈瓊以叛聞公明審有謀類如此自忠獻去國和議興公不復用有薦之於時相者時相方謀和亟惡言兵乃曰詹君而賢何乃樂從兵間耶嗟乎是豈知公心者哉及敵暫歸河南地見大夫無可使則又謂公有守革勞俾以使指往關中時公年高矣親舊爭勸無行公曰朝廷名為撫舊疆吾雖老敢辭乎曰然則無以家行乎公曰人情危疑使者不以家行是重之也即日

畫室引道間關入境延父老問疾苦布德意會敵敗盟不克終事葢其慷慨徇義之意至老不衰其為人本末大畧如此所謂天資忠義務為實用不汩於習俗而有志當世者若公非耶而絀於時論不得盡其用以死則可不為之歎息哉予故特表而出之世之君子必有能辯之者公諱至字及甫嚴州人曽祖瑀贈正奉大夫祖詢不仕父安學行為鄉里所尊以累舉恩仕為浦江簿贈宣奉大夫母太碩人余氏公中崇寧元年進士乙科

授泗州推官河州推官徙士曹參軍改秩監在京廣衍倉通判濰州易南京留臺通判永靜軍及肇州召未對除陝西轉運使以親老辭改御營平寇左將軍隨軍轉運判官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為江淮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副使知常州改徽州辟州督府主管機宜文字以幕府功除直秘閣忠獻將薦于上會太碩人有疾力辭歸遭内艱服闋提舉台州崇道觀知處州言者希時相意論公與諸將善坐是罷起為永興等路提點刑獄公

事後復丐祠以崇道歸紹興十年以微疾没于其家之
正寢享年六十有八初娶何氏再娶許氏俱封令人子
男三人攸之仰之倬之並右從事郎孫光祖紹祖似祖
興祖昭祖女長適迪功郎潘淵明次適承節郎方守中
次適承務郎王興義是嵗十月甲子葬于遂安移風鄉
新村之陽積官至左中奉大夫封建德縣男公自幼沈
厚寡言外樸中敏孝友尚義居太碩人之喪鄉黨以為
法育伯兄孤孫如已子孀妹來歸為之區處生事兒女

婚嫁皆得所宗族之貧無所給者曰於我衣食死於我葬以至外姻亦賴以濟度量恢廓喜慍不形而人亦莫敢犯奬借後進聞一善若出於己有不善為之憂委曲諷曉之雖甚不肖亦知愧訓誘子弟不欲傷恩反復諄諄不憚故凡其宗族與其鄉之人生則相與愛敬病則合力祈禳終則至於流涕此豈偶然哉公於書無所不讀讀輒不忘務以躬行為主考論禮樂制度往往得經意尤喜推原歷代治亂得失之故蘊蓄深厚發為文章

雅健追古其得意時操筆如風及讀之雖宿致思者不能及其槀隨多散失所裒拾僅得瀛山集十卷詹氏系本南陽五代時有避亂來嚴之建德者實公始祖也其二子復徙遂安一居遂安之原至公凡九世一居新安之原亦同邑也自宣奉公糾族講學而詹氏始多秀士及公益敦篤懽兩原子弟世遠日疎乃立二老祠每歲季春悉合其少長奉祀事已相與飲酒序親愛以無忘厥初雍雍然也又為之立墓祭之式使後人世守之其

尊祖糾宗之意甚備詹氏人才之盛抑未艾也公季弟曰棫仕為宗正寺丞於公蓋同志者公之葬狀公行事甚詳而銘文未有所屬後三十有四年歲在戊戌宗丞有子曰儀之今為廣西轉運判官與帥張甚聯事講學相好也於是始以屬甚而甚實公所從忠獻公之嗣子也乃不克讓為之論次如此而銘之銘曰

猗若人之好脩兮懷瑾而為美也不隨俗而風靡兮厲秋霜以為志也羌視讐而弗疾兮已獨斯之恥也紛懷

生以自營兮予何艱之避也周旋於羽檄之間兮抑將以伸其義也凜自信之不疑兮曾習俗之何睨也勒銘以昭之尚後人之興起也

通直郎致仕向君墓表

開封向氏自文簡公相眞宗天下稱賢其家始大于後欽聖憲肅皇后作配神宗母儀三朝其族益光顯人才亦接踵而出始終與國並昌靖康女眞之變二帝北狩衣冠南渡一時仗節死義之臣僅可屈指計而建炎之

元守死淮寧風烈㬥白者實文簡四世孫忠毅公也忠毅死時其家幾亡噍類第四子沈適以逆婦于故侍讀文定胡公之家獲免於難君即沈也字深之云君生名門資禀靜厚旣受室于胡氏日親文定之教薫陶義理步趨矩度益以成其德獨痛家國禍難之酷終身於禄仕葢泊如也至於春秋復讐之義則不能以忘於中無路自伸積憂薫心早衰多病以至没齒識者惜之自宣和中用叔中奉公子褒恩補登仕郎紹興中始授右廸

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又十五年復為添監釐其務有劉昉者安撫湖南嘗希時宰意誣奏君叔父秘閣公子忞至是昉復來君即引去適改君湖南安撫司凖備差遣迄不上也君念所生母李氏自淮寧相隅歴歳久遠迎養禮絶遵律追服率禮無違服除申畀前命言者論忠𣪍淮寧之節訪其後人尚書下符促赴闕君以時方多虞已又抱痾養身崇德無辱其先庶幾足矣希寵徼進非所願也竟不往前後凡五監潭州南嶽廟最後以上

登極恩轉右從政郎在法選人六考致其事則通朝籍君覬得以追貴李氏即引疾請會新制止得改次等已而嶽廟理考故人之在朝列者為之請乃更授右通直郎致仕拜命才八日而君没未及為李氏言也聞者尤傷之君孝友端諒奉先致嚴居家有制為人謀必周主財用必公制事敏而詳接物簡而和居處服用取適可而止視外營末趣紛華盛麗舉無足以撓其中盖其天資之美而亦薫習之力也君事秘閣如事父間闗百為

備極勤力深愛和氣小心畏忌奉承幹蠱凡四十年人無間言始忠毅死事朝命官其後六人君以其一奏季弟鴻鴻蓋淮寧脫死於襁褓中者自餘悉以聽秘閣之命畀其族人而君之子士行秘閣又以郊祀恩先巳諸孫而及之推此可見其叔父猶子相與情義之篤也故侍郎胡公寅每咨嗟語人曰若向深之之事叔父可以為人猶子之法矣秘閣自南渡以來聚族而處甚恩旣没君復率諸弟守其遺訓綱紀輯睦如初乾道七年四

月十八日微疾没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四是嵗六月葬于衡山縣紫蓋鄉梅橋山祔于忠毅公塋側君曾祖考綬故西京左藏庫使祖考宗琦故太中大夫贈少師考忠毅公子韶故中奉大夫知淮寧府贈通議大夫賜謚君之配胡氏文定公之女賢德懿範為閨閫之表子男六人曰士行廸功郎前荆湖南安撫司准備差遣餘皆夭女四人長適通直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胡大原次適將仕郎劉無忌次適蕭澥次適趙維皆進士

孫男二人公順公顗淳熙二年士行以大原所狀君行來曰先君沒四年矣而墓表未立敢泣以請某惟念如君之賢實中心平日所敬者獨懼文字不足以稱耳而尚何辭乃為之銘銘曰

有赫其門國之休兮有美其質羌好脩兮被服名教言行周兮韜閟百罹抱隱憂兮世所趨慕匪予求兮湘江之湄獨夷猶兮終莫克知尚奚尤兮曷以詔後表于丘兮

南軒集卷三十九

南軒集卷四十　　　　宋　張栻　撰

墓誌銘

通判成都府事張君墓表

君張氏諱椿字大年漢州緜竹人曾祖諱紘贈太師冀國公祖諱鉞舉孝廉考諱濩隱德于鄉閭贈朝散大夫妣宜人蔡氏君幼孤家徒四立壁備極艱苦而挺然有志於為善其之祖妣秦國夫人實收而教育之逮長能

自立鄉鄙稱之忠獻公旣貴鄉里家事俾君任責君謹守家訓杜門讀書身率宗族公租及時先輸無一事至官府輕財好施勇於爲義視親婣之祭祀昏葬不能自給甚者即助之後生子弟之不率訓者切厲之紛爭不能自決者平處之小大畏伏屢試進士不遂後亦不復往忠獻公知其可以居官遂使來南用叔父徽猷公混致仕恩補將仕郎君時年五十餘矣旋授右廸功郎都大提舉坑冶鑄錢司檢校官未上會省員罷故開府儀

同三司劉公錡帥荆南辟為松滋縣令縣更兵火之餘重以水潦湮墊徙治田萊多荒又地産茶方春他路惡少私貨者執兵器旁午甚至剽略殺人官為屯禁旅守要隘盜益羣行抵捍莫可遏止令閲官且十年君得檄歎曰世豈有不可為之邑哉至則以撫輯為先罷横斂絶關禁令商旅通行自如榜諭盜使速自新反其業其烏合游手願從軍者請於府為效用願耕者官給牛以為營田盜以是衰則又推廣保甲法而行之民欣然從

令盜無所措足則工其事於朝朝下之府略施行於它縣荆南至今民兵之盛發端自此然君於此思慮極詳密猶恨其說未得盡用於時也縣歲調夫築堤費不貲吏並緣爲姦旋即決壞君詳視向所築率退就淺近不當其衝更進塞要害冒大雪躬臨之迄于堅實明年秋大水堤不没數尺比退無尺寸圮邑人謳歌焉乃新夫子廟宮率諸生講誦公居庫庾次第一新松滋自是始成官府會府增戍官軍符諸邑治舍君獨以不擾集事

敵冦邊它邑人例多逃徙境內獨倚君按堵及將去庫有餘貲以代下户租既去人思之轉從事郎中書舍人劉公珙薦君可任繁劇差知建康府江寧縣縣在府下應接期會急星火君先立科條示以恩信卒以整治聞兵部尚書虞公允文制置荊襄辟君為准備差遣用薦者改宣教郎幕府事有未便輒盡言公命提舉激賞庫掌庫者武吏公所親信異時無敢孰何君獨勾稽究治或以為過既代公者乃小人捜剔費用隱微卒不可得

公始歎得君助為多授夔州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會轉運判官周升亨傳會大官以舟運蜀馬一路騷動且將盡核羡財以獻君推誠勸止非一事至其甚不能遏則不敢署文書且與之辯曰昔稱善理財者不過知取予耳今知取而不知予獨奈何使者大怒摭吏逼公署迄不可則無如之何時敷文閣待制王公十朋帥夔素以剛正自任每多君曰使為屬者人人如張君上之人寧患過舉耶終身稱道推揚不置已而馬運卒不可行使

者以罪罷且死君致其孥則盡力君在職嘗以臺檄攝
知大寧監半載遠人安之秩滿通判成都軍府事連帥
吏才有餘第所尚或偏寮屬少年爭為刻新以求媚君
居其間處以靜厚其怙勢妄動者輙面折之帥亦頗憚
焉𨹧山之下堰水為利最全獨歲一葺君適董其役盛
冬勞苦不減松滋治堤時或以君年高勸少休君曰民
命所繫使身可寒亦為之何勞耶在職二歲堰獨完方
是時虞公已為相其親鄙有為邑府下者自帥以下反

曲意奉之君行縣獨問以職事叱責之不顧平生大抵直諒不回例如此使得高位以行志則其卓然表見者又可量哉以乾道六年九月七日微疾没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九累官至承議郎以八年十月甲子葬于縣竹永祚鄉之原配范氏城都華陽人儉順之德實宜于家後公三年没子男三人然廸功郎次熈次當長女適鄉貢進士范子脩第二女適廸功郎宇文紹莊其仲季夭孫男四人溥熈三年冬熈以然所記録其言行走桂林

請予為表予與君同曾祖惟銘之義始於鍾鼎然與史異記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至於後世溢美過甚而無以取信然則宗族之間自為之抑可信乎予謂惟其實而已實之所在雖親何嫌抑其親者又觀之審也若夫誕書妄紀雖踈庸何信故予有此不復辭而如吾兄之賢予實親見而熟誦之於兹之述蓋有所不能盡也嗟夫

訓武郎趙公醇叟墓誌銘

君諱師孟字醇叟胄出昌陵燕懿王之七世孫也懿王生冀康孝王康孝生丹陽僖穆王僖穆生南康脩孝王脩孝生崇温獻公五世皆居嫡長温獻諱令圖是為君之曾祖考祖考諱子野終襲慶軍承宣使考諱伯莊繇宮邸為外官終右朝請大夫知道州君生而秀異長無貴驕之習以孝友稱用承宣公恩補官紹興壬子歲調監永州祁陽酒稅秩滿用宗室恩得監潭州南嶽廟自是之後寓居南嶽蕭寺中屋僅數椽被服不減寒士無

他嗜好獨與簡編對潜思慱攷矻矻忘晝夜其扵國朝法度興革廢置利害靡不周悉至扵天文象數卜筮篆籀亦無所不通論古今事纚纚可聽閒即游歴溪山以自娯適盖無復後進意也逮于壬午歳之春先公忠獻留守建康薦君才可以任事操可以厲貪願易文階擢寘清近以為公族勸有旨令赴在所而君時已抱疾喟然曰固願一見君父効愚忠其如疾何且幸得托公族竊厚廩名而不行國則有刑乃扶持越數驛引疾以歸

蓋自始求退以至于終凡任嶽廟者五主管台州崇道觀者四其恬於進取如此始君來南嶽會文定胡公之家在焉君聞所講伊洛餘論而心慕之與文定季子仁仲先生遊餘二十年其間講論問辨固非一端而君自謂吾斯終未有所安也故先生之没君哭之尤哀然而君方年少時性剛而氣鋭遇事輙發不可少忤及見先生長者以來閒暇靜養至於終歳意象循循寛厚和易未嘗有忿色愠辭見於外識君者皆謂與疇昔為易人

則學力之所變化亦可知矣于後有室家之戚歷時而情未能遣君頗病之一日晨起灑然有喜色家人怪而問焉則笑不答已而語其友曰吾今而後始為不負此生平時滯吝氷解雪消其樂有不可名言者矣盖自是以為所得不疑有隱几據梧之意家事亦不甚經念時獨旁觀老釋之書飄然一笑晩苦未疾以乾道壬辰九月十七日終于所寓之正寢享年六十有四其年冬君之友胡寔狀其行使來告曰醇叟不幸死而無子將以

十二月壬寅塟于衡山蘭橋之原惟是所以詔來世者敢請其念往來湘中熟君舊矣義固有不得辭者重惟習俗之獘搢紳大夫往往競於寵利而不能自克如君近出公族抱負才業而退然終身孜孜求道無所歆慕乎外抑亦可尚也已是宜銘君積官敦武郎配王氏先八年卒獨有二女長適將仕郎張衍次適右迪功郎柳州洛容簿范子文君無恙時或勸宜以時定嗣子君曰兄弟有子先人不乏祀是亦足矣而識者尤悲之銘曰

世俗爭騖㔾獨處兮公族烜赫㔾踽踽兮天資剛强變寛裕兮夫豈偶然學所致兮生以其常死曷悖兮勒名于丘示來世兮

教授劉君墓誌銘

前贑州教授開封劉君靖之淳熙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以疾没于家後三月其弟前太常寺主簿清之塟君于廬陵先墓之側書來請銘頃予居長沙聞章貢有學官始至登講肄之堂視其旁列繪像凡五六皆近歲太守

部使者即日撤去進諸生而告之曰若亦知濂溪周先生嘗通判是邦乎先生百世師也學者所當尊事於是以其處為先生祠使誦習其書問其姓名而知君之為賢令得清之所寄行錄一編大抵皆韙之士紀述君之言行謂君之教人首務正其趨向月校其士以行義為先視其文論治道而尊管商談學問而涉佛老言時事而忘讐敵者必痛抑力排之終日坐直舍雖休沐亦或不出講質問辯者相踵與之反復無少倦有一善輒屢

獎而申勸之有不善為之愀然曰吾教之不至也以故多所感動凡學之事小大悉有條理致其鄉之老成者使分教席下向有濫居其職者輙漸自引去士爭趨于學益市書它州使之讀而丐增其廪以食之自太守部刺史以下見其懇惻無敢有紊其學政者故君得以行其志贛之士知有為已之為重恥言利而趨於義君之教為多故其去官爭欲留之而不能比其死奔走往哭又爭為紀其言行欲其有傳夫豈偶然也哉予於是而

歎君雖在下位而能不苟於職如此且觀其所以教而知其志之遠且大也則為按其錄而書之君字子和本臨江人五世祖太子太保式自臨江歸京師曾祖斅故朝議大夫贈太中大夫祖武賢故承議郎考滁故通直郎致仕母趙氏君資禀冲淡而温厚中紹興甲戌進士第初任吉州司户參軍兼掌獄事即不為詭隨更尉邵武上官文符之下有病民者不輕以行及得贑學教授待次凡五年益用力於經史講論先覺師友淵源及其

居官則推己之所從事者而與其士共之秩滿改官遭繼母裴氏憂未及禫而君死矣病且革戒其家曰喪事勿用異說享年五十有一娶趙氏有子曰仁季女一人惟劉氏自國朝開基以至于極盛之際世有顯人名在國史忠厚雍睦之風相傳以至於今世系益遠而家法不衰君之兄弟又能克篤其敬相勉以道義藹如也大家子孫能世守如此者其亦鮮矣予雖未識君兄弟而與君之弟相與書辭往來有講論之好來求銘君墓至

五六辭甚苦有不得而辭焉銘曰

世之論者以郡教授為不急之官以予觀之使得其人則於其州可以成才而善俗顧不急哉贛之學自紹聖間有賢者曰李朴先之實臨其官今八十有餘年矣而士猶稱之不衰及君又見稱曰是可繼先之也豈不賢哉予故表而出之

欽州靈山主簿胡君墓表

惟建州崇安胡氏至文定公而始大其上世皆居里中

文定公宦游荆楚歲久皇考宣義公淵没葬于荆門紹興初因從家衡嶽之下於是二弟寔從仲曰安止仕為朝奉郎生子寔字廣仲是為君君雖生晚不及親受文定之教而自幼敏茂氣識異於常兒年甫十五從家塾習辭藝從兄五峯先生宏察其質之美也從容告之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所謂道者人之所以生而聖賢得之所以為聖賢也吾家文定之業子知之乎君拱而作曰寔不敏故竊有志乎此願有以詔之先生嘉其

志樂以告語君雖素羸多疾而矻矻自力不肯寘由是所見日以開明先生之没君獨念前賢淪落且懼緒業荒墜慨然發憤見於辭色孜孜訪友惟恐不逮講辯反復以求至當議論貴決白不為含糊摸稜態其居家雍睦而有制閨門內外無不敬愛之或諏其所以致此則曰家道之失和平皆由小知自私害之吾一以公心惻怛居其間故無事耳始朝奉公没時幼子寓僅垂髫君撫育教訓恩意甚力輕財好施意氣豁然舅之子貧無

所依君收養之終身以至族姻之不能自振者賴君區處調護非一而其好善疾惡亦本於天資親朋有過盡言不隱雖甚愚室不忍棄必反復開導至其以非意相犯則恬不與較平時誦習文定公春秋之說尤患末俗統系殽亂每舉莒人滅鄫之義言意深切其操心主於忠厚為學謹於人倫貴實用而恥空言行事之可見者大抵如此早以門䕃補將仕郎殆將二紀約居恬然不急仕進近歲始就廣西銓選得欽州靈山縣主簿亦未

上也乾道九年秋因事至湘隂得疾堅痞在腰股間醫者誤以快藥下之則益甚亟歸舊廬以十月庚辰没于正寢享年三十有八娶黄氏知鄂州杭之女子男二人大同大有皆幼一女才及笄君之没士之識君者莫不為德門惜君之賢至其所居鄉里之細民亦曰何善人之不壽也予與君交幾十五年志意相合歲時會遇與夫書尺往來無非以講論切磋為事則予之惜君又豈常情可比哉嗟夫學者之病固非一端以予觀於近世

其大者有二焉貪高慕遠則不能循序而有進自己自是則不能降心以從善是二者抑學者之所甚病也數年以來㽦君㪅矣盖務實趨本自反於毋近而虛中求益不私其故常予是以知其所造將不可量也孰謂天之降年止於斯邪學力而未極其成才高而未著於用予之所深痛也予豈不知脩短之有命耶是歲十二月癸酉塟于衡山縣雲密峯之東從其先君之兆其友同郡吳㚒以狀來求表墓明年乃克為之淳熈改元九月

戊申述

吳監廟墓誌銘

予自為兒童時即識吳君子通胷中坦夷善談論豈弟人也平時游公卿間以忠信自將一見即款熟久不以榮悴改自予先公與丞相趙公當國開督府嘗辟君涖軍士之食及有疾病者逮予家居湘中君還自北即復來登門先君貶陽山陽山窮僻多瘴氣時秦檜擅權焰烈原火忌疾特甚先公屏居闔關不與人相聞雖向來

故吏亦有莫敢以書至前者君獨屢入嶺求見見必留
久而後去年歳間必復來太夫人在長沙君來南必待
安問復視先公飲食顔色寧健否歸以告君又與樞密
折公善折公貶郴君亦每道郴問勞款曲方儉人帥潭
網羅善類搜抉細故以諗檜君堂堂往來遷客間自若
不顧也先公與折公皆作詩稱道之其激義盖如此君
諱芇子通字也其先自武夷徙家湘潭曾祖惟忠祖仁
信父仲明皆業儒君少而孝友既孤事母訓弟有聞于

其鄉毋病瞽踰紀君精意療治一日復明如初人以為孝誠之感也游京師聲譽籍籍縉紳間廣西經畧使呂源辟君自布衣補官為屬凡所以資源者甚至其可知者如料莫公晟有它意欲消患未然及并省平觀二州以寛支移之擾力行法禁以革泉貨出徼外之弊廣人稱之盜曹成破臨賀餘黨未去君以檄疾馳入城保其資粮數十萬得無失使者議狀其功君力辭焉出嶺調官既入督府復就版曹辟為諸路回易總領司主管文

守已而從路公允迪往南京陷于敵深自晦其能亦屢以疑似坐獄不為屈竟得脱歸請祠返故居遂不復出仕矣君論事纚纚聽者忘倦練習典故法令以至山川險易財賦本末出入皆甚悉而又特精於醫始君少時父病瀕死而醫無良且玩視邀重利君慨然閲素問岐伯盧扁之書久而得其妙視脉如洞見五臓詳察其所以然而投之劑無不應如甘蠅飛衛之射郢人之運斤蓋心悟神解非庸醫守紙上語者所能睥睨髣髴也計

所全活不可勝記在京師時士大夫私識其治法成書相傳以為異及歸湘中鄉黨尤賴之人有持金帛報者即謝不敢受家四壁立處之澹然紹興辛巳八月五日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五是歲是月祔于先塋實衡山武陽鄉娶黄氏先君卒再娶陳氏子以宗林宗元宗孫伯騏伯熊伯驥女長適奉議郎李莭次適左迪功郎邵州教授王起宗李適進士曠楊林宗屢來求予誌予自念往在瀟湘君每登堂拜太夫人予以綵衣侍重親俯仰

十五年間風木之悲遂成永感撫事追昔痛如何言而於君之誌有不得辭也又念予嘗從先公旁聞君道敵事甚詳云人心厭金思念我宋不忘見父老屏處聚語有或至流涕者嗟乎此非國家它日恢復之本邪近世士大夫計較利害强弱畏之如虎曽不思天下莫强於義理況祖宗德澤滲漉之深耶予因叙君事憶君所嘗道者而喟然有發於斯言云銘曰

嗟乎體魄藏於斯魂氣則無不之也咨爾子孫歲時瞻

省以謹以護致饗于家以敬事以無忝於祠

教授魏元履墓表

故台州州學教授魏君元履之喪新安朱君熹既為之志以内諸隧而其子孝伯復以書來請表于墓棊雖聞元履之風而未及識獨時以書往來相與之意蓋有不待傾蓋而得者又聞元履將没若以此屬於予則於孝伯之請反之於心誠有不能已者故不復敢以荒陋辭元履諱掞之舊名挺之後更今名則字子實然以元履

行今爲建寧府建陽縣人父大名隱德不燿故禮部侍

郎胡公寅嘗志其墓述其世系甚詳元履自幼立志不

羣方是時建寧多儒先長者元履始入郡庠事籍溪胡

先生憲先生器之已而遍從諸長者游閒又適四方所

交一時名卿賢大夫多大人行故聞見日廣而聲稱亦

日著其爲學慨然企慕古先於書無所不講而於歷世

治亂興亡得失之故與夫本朝故事之實尤所諳究爲

文章長於論議善談說聽者無倦其居家孝友恂恂謹

喪祭重禮法於親鄙卹死守孤雖貧極其力而為之其居鄉遇歲饑則為粥以食餓者且請於官為之移粟閭里賴之視鄉人有不塟其親者請富與之期貧與之費賴以掩者亦以千計其有不舉子者則為文以告戒之細民亦多為之感動其與人交盡其情然不為苟合長善救失惟恐不及後進有一長必亟稱而力推之位望尊重者苟有不合已意亦面質不置大抵其為人於義最隆也方年壯時游江淛間過衢客郡守章傑之家會

故相趙忠簡公之喪歸自海外傑雅以私怨趙公且希
秦檜意逮治其家人勢烈如火元履獨慨然以書譙傑
長揖而去傑亦無以害也其天資疾惡勇於為義類如
此元履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福建路安撫使汪公應
辰知建州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復為時相所尼
不得召居數歲詔舉遺逸轉運判官芮公曄率其僚與
帥若守六人者以鄉人所狀行義聞有旨特徵之時宰
相陳公俊卿實當國也元履辭既不獲乾道四年十二

月用布衣入見條當世之務首論脩德為立政之本繼以正人心養士氣為言以為恢復之道要必以是數者為先上獎歎開納勞問移晷翼日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異時學官多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亦不復省學事元履就職則日進諸生而誨語之視其屋有弊壞弗支者亟請于朝而葺之其春釋奠于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當祠而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絶學

以訓方來其功為大請論奏屏去王安石父子而追爵程氏列於從祀為允它日又白太學之教豈當專以浮言取人宜隆德行尚經術其次猶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皆不聽元履念上恩厚言雖不見用未忍去也於是時事有係安危治亂之幾而自宰相以下無敢救正揩陳者懐不自已每抗疏力言之至於三四不報則移疾杜門以書切責宰相宰相病之遂因元履之請予告使歸既行則罷為台州州學教授五年六月也元履

歸而喟然曰幸得遇明主學力未至無以感悟効報萬一當益自勉而已舊榜其書室曰艮齋至是日處其間紬繹舊學將來其所未至士子有從之游者亦不之拒而元復病矣病且革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語謬其母游氏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涴我招其友朱君熹至則盡以終事為託以九年閏月壬戌沒于正寢年五十八娶劉氏同郡徵士勉之兄女先十九年卒再娶虞氏子男二人孝伯長國學進士孝聞尚

幼所為文章及論議合數十卷藏于家嗟乎習俗之弊久矣惟一己之便利是圖而其它有不遑卹也若元履平日制行以急病讓夷為心一旦起布衣有列於朝則無隱君父言衆人之所不敢言其比於區區自謀者相去豈止十百而已哉而世或以近名訾之抑昌黎韓子所謂怠與忌者非邪雖然使元履而天假之年益充其所志以進其所願學則其所成就發見又豈止於是而已邪予是以歎惜而書之淳熙元年五月戊申廣漢張

其述



南軒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軒集卷四十一至四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

南軒集卷四十一

宋 張栻 撰

墓誌銘

宇文史君墓表

君氏宇文諱師獻字德濟世為成都人曾祖宗象贈太師魏國公祖邦彦任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太師蜀國公考粹中任尚書左丞累封南陽郡公贈少師宇文氏受姓系世之詳已見於少師墓碑故參知政事楊公椿之

文始少師與其弟簽書樞密院事虛中俱以文學論議被遇固陵極翰墨之選燁然一時少師晚歲歸安于蜀蓋倦於世故矣長子師牧賢而有文不幸早世少師念之甚君是時方童稚已挺然不凡日讀書講問娛侍于前少師每為慰釋謂是兒且長殆能繼二公之業少師故時賓客多英俊見者莫不竦然謂宇文氏復有子矣少師捐館舍君甫年十有二執喪盡禮如成人事妣福國夫人黄氏奉承顏色不懈而自奉極儉薄人不知其

為貴公子也季父直龍圖閣時中素重許可尤器君懋以問學先用樞密公恩補承務郎服除差監潭州南嶽廟考滿知漢州德陽縣丞改知綿竹縣丞暇則慕崔斯立之為痛掃溉以種學績文為事且從其鄉之老成故工部尚書員外郎李公良臣及其秀士黄鈞李流謙游聞見益以廣聲稱益以著已而兩丞銓部以微文俱不報更從外銓擬監漢汁邡縣酒稅居其官惟謹改監漢州在城商稅務未上會詔從臣各舉所知楊公椿時為

尚書兵部侍郎以君博學有守聞有旨召赴行在時紹興三十年也君念福國夫人年高不忍遠去力辭差潼川府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未上改成都府轉運司主管文字丁內艱哀慕幾不能自全免喪楊公已在政府力挽君陳下亦竟不前差四川安撫制置使司幹辦公事歷事兩帥其前者寛縱多慢君據義不撓其後者威嚴或過君彌縫其闕幕府歸重先忠獻公雅知君言於朝遷知簡州簡故少事君復臨以安靜民甚便之歲

歉饑民為盜連數郡君所部先事區處得食迄無從冦者以暇時掇論時事之要編白於朝宰相亟稱之未滿秩移知綿州縣為大州適承頹弛之後帑庾匱甚君獨整科條察蠧弊節用度未幾而經常不缺郡舊有寃獄佃人殺主之僕而誣其主外臺執偏見不釋主家死於獄者三人其它亡辜逮繫死者又以十數方春天為雨雪地為震壓兩使者不能决更送君所君詳究其情得情數語析之佃人引服致之法人謂可以少謝死者寃

也事益省即理緝學校舍其士者行鄉飲酒禮使敦長
幼之節在郡再歲樞密使王公炎宣撫四川以請改知
閬州錫賚書甚寵閬故嘗為宣撫使所治地尤重事且
夥君先立之規模上下趨令惟恐後率以夜漏未盡數
刻秉燭出視事不以為勞亦不覺有疾苦狀一夕與客
評論書史自若既寢家人輩聞喘息若不屬亟視已不
能語醫不及進藥而終享年四十有七實淳熙元年七
月二十日積官承議郎以郊恩賜五品服娶郭氏故朝

議大夫知辰州黄中之女子男一人曰紹訓女二人長適唐剛文次許適滐秩皆進士是歲十有二月晦歸葬于廣都縣靈溪鄉附于蜀國公塋側君天資忠厚平易與人交久而不厭或少忤亦未嘗衰家居婢僕不見其惡聲厲色而至莅官之際則簡嚴自守所謂柔而有立者伯兄既早世事嫂甚謹待猶子恩義無間言嗜讀書稽考至忘晝夜論事貫穿今古為文辭贍蔚有餘地所著甚多藏其家初君以二文世科為念刻苦習進士業

為進士者多推稱之兩以鑠聽試類省輙下益力後雖已領州符猶不置蓋終其身以是為歉甞以謂自先王教胄子之法壞大家世族不得盡成其才其下者苟從祿利不樂親文墨事至其間讀書欲自表見者則又不屑其世祿顧反以從進士頁舉得之為榮噫昔之人所望于胄子者豈為是哉若君居家孝友涖官廉平温厚慱雅于以進德孰能禦之顧區區猶以是為歉何哉淇之先妣夫人實為君從女兄故淇於親鄙間講聞君

行義為詳紹訓奉其母命萬里致書請銘不敢辭銘曰
宇文入蜀三百年支垂派别族益蕃少師弟兄大厥門
迭執鴻筆司皇綸二府聯登體貌尊君生其家愿而温
被服儒素遠世紛編簡浩博資剖論部符三州民所恩
外若坦易守則敦人言餘慶兹實存誰其挽之排帝閽
哀哉王立歸丘原萬里方駕厄其轅尚有銘詩貢來昆

承議郎吳伯承墓誌

乾道六年七月十八日右承議郎浦城吳君卒于長沙

之寓居年五十二其子洵以治命奉其襄祔君之母夫人方氏之兆其年冬遣書走告于尚書左司員外郎侍講張某曰先君蘊蓄不克施懼遂泯没相與厚善莫如公惟是所以詔來世者敢再拜哭授使者以請其讀其書泣而諾之君諱銓字伯承大父朝議大夫獻可以科第起家父奉議郎知常游於諸侯幕以才術聞君以大父恩補官嘗兩試春官及宏辭科筮仕監潭州戸部酒庫其調江陵簿及知巴陵縣事皆以故不上而奉祠南

獄及崇道者前後凡五中間用薦者改秩暨覃恩遷官
賜五品服所歷僅如此君事親孝謹終喪即澹然無復
仕進意不忍遠墳墓朔望展省嗚咽迄終身不衰天資
狷介質直疾惡如讎不妄交少不如已意輒拒不納親
黨朋友有過不忍茹即告語之以此為賢者所重愛而
其間不知君者亦往往怨訕君不恤也遇其急難困苦
死喪輒推衣食資財以助無吝色築居湘濱有亭榭華
竹之勝而名其堂曰思親蓋其終身之思誠致篤乎此

也嗜讀書吟誦日夜不息深於離騷為詩慕陶謝紆餘閑澹之趣其思甚苦至所得意心開目明忽不知歲月之度也以是居湘城盖幾二十年君娶万俟氏右僕射卨之女初僕射自沅州召還將倚以為相道長沙君為言天下事極剴切且勸以無畏縮不言負上及僕射得政數以書招君卒謝不往親若舊有官於朝者即不欲以書往來然其居閒每慨然有憂時之志為政于潭者往往就君問所宜君為言田畒閭民所患苦未嘗不纖

悉反復若有闕失亦未嘗隱方其仕時部使者雅聞其名交薦之其間有不可者輒謝不受方曰士固當擇所託也能自立蓋如此病且革無它言獨勉其子以學且戒曰我死毋得用浮屠氏是亦可見其所存已長子洵將仕郎次沂幼未名女三人孫男梓予與君寓居鄰牆間一二日輒步相過議論酬唱甚樂別未一載而遂志君墓悲夫銘曰

有特其資不假其施有蔚其文不顯其聞歸于其宮曰

從于親尚其孝思以永嗣人

賈仲山墓誌銘

乾道庚寅之歲新零陵守賈君訪予于休沐舍泣且言曰森之弟仲山不幸不起疾念其没且無聞以嘗獲從游敬請志卒五六日一來請自予居湘中有年所矣始聞仲山兄弟居家友睦愉愉如也已而皆識之久且厚予讀書城南仲山適亦葺其居與予鄰日相過也去年予來守新定仲山跨馬送予渡湘行數十里不忍舍予

顧見其形色特瘁且丁寧勞勉之别未半歲而以訃聞予固悲之而其兄之請勤懇如此予雅重其兄弟平日相與之懽又不忍拒其兄之請於是乎書君諱林仲山其字也其先真定人後徙鄭自鄭徙郫才四世曾大父公直仕為中散大夫大父諱節為顯謨閣直學士顯于時父滐為通直郎毋張氏君蚤歲能屬文長而值靖康之亂奔馳江湖間晩以叔父瀛死事恩得初品官歷撫州宜黄縣主簿邵州軍事推官所至以能稱其聽訟剖

折迎忍大抵得其情歷陽張孝祥治有聲于時其守撫及安撫湖南率致君任以事輙辦率部使者薦于朝改宣教郎調知常徳府龍陽縣事未及上享年五十有三君一子甚慧年甫十二而夭又一歲而君没為可傷也已君喜讀史居閑自抄凡數十萬字皆成誦云銘曰聚散氣也脩短命也始終理也氣不能不離命則不可遵而理則萬古之真也

張氏墓表

建昌南豐曾氏近世有君子曰發字信道仕為吉州教授友睦之行推于其鄉鄉之人皆謂信道固賢抑有內助以成其德焉爾信道之配張氏其先舒州人曾祖愕臣贈太子太傅祖復貫贈太子太師父激故朝散大夫知南安軍夫人幼孤鞠于叔父尚書右丞激之家天資靜肅不妄笑語右丞公賢之親為擇配信道時為掾臨川中書舍人呂公本中尚書郎計公昕亟稱之遂以歸焉曾君之父樂施家以施而匱夫人自貴族入其門躬

履勤儉不忽細故莊敬而順喜怒不見於色小大無間言信道既没教子持家弗墜厥訓晚歲家益饒而夫人約素不改其舊寢帷至四十年不肯易一簟亦更十餘年完緝殆徧今其家俱保藏之以訓示後人然在夫人秉德有常非其所勉强然也淳熙二年天子奉觴前殿推恩海内夫人以子㮚故得封太孺人後一年而寢疾一夕語家人輩曰吾病殆不瘳矣衣在某笥衾在某笥宜亟治具又曰某嫗吾嘗使之織未歸其直宜即償之

明日又視具曰毋哭徒溷我逌終盖其平時專靜故死
生之際能如此是歲十月甲申葬于其鄉龍水之原子
男五人長曰特次樽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從政郎前荆
湖南路安撫司准備差遣次𢙀擴擬女嫁文林郎洪㡭
孫男八人克晃覽兖寛允餘未名孫女七人樽在湖南
時從予遊狀夫人之行來請銘不得辭銘曰
專靜而常惟婦之臧儉德之光世篤勿忘

宜人王氏墓誌銘

淳熙二年秋安陸宋文仲與其弟剛仲書來告其母夫人八月辛酉没于袁州教授官舍以喪歸葬求予銘予辭未果又書來曰閏月癸酉既畢窆事矣敢請立諸墓爲辭甚哀予念文仲兄弟從予游有年矣其哀亡已誠不忍拒也則爲之書夫人姓王氏六世祖太傅明佐藝祖有勲勞在太史曾祖臨事仁宗爲寶文閣待制祖承提舉利州路常平事父恪爲漢州雒陽令母解氏夫人適右朝議大夫知德慶府宋許生兩男子文仲迪功郎

全州清湘縣主簿剛仲迪功郎袁州州學教授一女適
承事郎監饒州景德鎮稅丏俟傳孫男女凡七人累封
宜人享年五十有八德慶君之沒先夫人九年葬于衡
州衡陽縣五馬山之原夫人之葬寔合祔焉夫人幼孤
事毋稱孝既嫁事姑以恭肅閨相德慶君周睦內外有
恩意德慶君沒處家事嚴整教子有法度見族姻飢寒
者矜念施與惟恐不及平時待接長幼一以忠信為主
聞人有善喜見辭色再三為其子言之不置按文仲之

述其大概如此徵諸親友之所聞無異乃係以銘銘曰
惟宅之安無有後囏惟安且久以右厥後

故安人常氏哀詞

晉原鮮于廣大任少毋安人常氏大任在襁褓而常氏去其家既冠而知之則常氏没矣大任追念哀疚蓋骨立宦游四方中歲歸故里重惟生不得其養没又不知其處無以塞其悲也寄書友人張某俾為詞而紓之詞曰

孰生無毋兮子獨甚悲赤子婉孌兮毋實鞠之哺乳以節兮燥濕是宜子不能言兮毋實心之冬之冽兮毋予溫之夏之炎兮毋予凉之毋實瘁兮兒則肥嗟毋之恩兮曷其報之子匍匐而欲步子嘔啞而將語子未能識毋兮毋胡為而舍子而遠去子則於毋兮何知諒毋心兮念兒以忘饑年熀熀而浸長兮以思撫予躬兮曷自孰告予以所從兮乃始滂乎其以泗宗有承兮義則貞堂有君兮恩或難伸逮予既克知兮則毋已逝而不可

見矣予惟罔極之哀兮其曷予已嗟乎母生子不得婉愉於膝下母没子不得俯伏于幽宫徒白首兮鄉社滴清淚兮何窮地久兮天長日升兮月常嗟乎此天下之至情也固爾難忘

南軒集卷四十一

# 南軒集卷四十二

宋　張栻　撰

## 祝文

### 祈雨

服嶺以南土剛而農惰夏秋之交數日不雨已或告病求神雖瀆理不容緩伏惟矜惠下民旱沛甘澤周及四境俾克大濟豐年之報敢不敬修

### 謝雨

近以農夫望歳有請于神蒙神降沐沛爲甘澤浹洽周徧一稔有期吏惟神惠終以幸賜吏當虔恭益思不懈以承靈貺尭山灘江自降沐下云應不旋踵沛澤周洽

祈晴

霖雨連仍勢猶未已深虞浸溢有害秧麥早夜不遑用走控告伏惟矜此下民賜以開霽惟神之惠俾克敬承吏之不恭敢不修省

祈雨

春且盡矣民將蒔田而時雨少靳土膏不滋歲事所係甚重是用奔走控告明神伏惟矜憐沛以甘澤周徧浹洽克濟南畆寔惟神休吏之不恭敢不修省

謝雨

涉春以來時澤未應深慮農事之艱奔走控告神答如響雷行雨霈連日未已民得以服事南畆吏得以少寬百憂神之賜其何以報雖然苗既蒔矣將秀之既秀矣將實之實而堅穫而周始得以徧充吾民之腹而克應

公之須然則自今以往歷夏及秋雨暘之節各適其可無或少愆而後吏之責塞不至數瀆于神其實惴惴焉惟民之凋瘁方歲之豐猶或不舒惟神之聰明其所臨饗實依乎民吏或有罪願止罰于身而無貽于民也

祈雨

惟今之歲賴神之休早稻既穫矣而彌旬不雨禾之晚者秀而未實一簣之功正在今日是用奔走控告沛澤之賜惟神終惠之

祈雨

惟兹晚稼既視其生長以至于今亦且穟矣必待一雨之沛而後成實乃或靳焉害于垂成惟神之仁獨不矜此豈人事有以干隂陽之和歟政有不平刑有不中驕怠之或萌實長民者之責惟民之寡弱獨何與此盍降罸于吏而若其民今兹一日不雨則有一日之傷事既迫矣號呼于神惟神其哀念之

謝雨

近以時雨有愆祈請于神蒙神降休應以甘澤尚祈終賜俾遂有秋敢不殫誠仰祇神惠

祈晴

維時初冬氣當揫歛迺者癸酉之夕雷電交作陽縱不收繼為霖雨亦既彌旬穀之登場者未暴深虞其積而壞也用走祈于神所冀開霽以成其終導和致順無為民災敢不敬省人事以承休嘉

謝雪 此用之祭社其祭稷神前四句云惟稷有神司我下土斡旋生育功用莫禦餘同

惟邦有社實司其土闔闢陰陽呼吸風雨民所憑依國有變禮凡我命吏敢不敬事兹冬而温氣或乖忤陽驕不收壤燥靡附來牟何貽癘疫是懼奔走以告俯伏傴僂先以嚴霜知神意許釀陰連朝雲同天宇粲然雪花上下飛舞風無虐號氣有和豫載積載零遠近周溥沴氛一空嘉祥來下暗物意昭蘇土膏沮洳既釋近憂亦寬遠慮嗣歲其有兆端已豫何以報神正直是與勿替引之神日聽汝俾我大田有富無窶嗚嗚其歌坎坎其

鼓農夫之誠神所惠顧

祈雨

維茲之歲已屆暮春時澤未洽麥苗就槁穀種不入人心皇皇吏用恐懼奔走以告惟神之仁哀此下民沛以甘雨雷動風行周溥霑足以開有年敢不敬恭克承休德

謝雨

近以時澤未應控告于神惟神哀民之生賜以甘雨俾

克舉趾于南畝爲惠曷勝惟是自兹以往農事日興所望雨澤相繼仍迄開于有年惟神幸賜之以不倦惟吏恪承之弗敢怠惟民欣戴之何有極

謝雨

近以雨澤未溥薦有控告賴神之靈連獲嘉應久燥之壤悉得就耕謹再拜以謝惟是農事之難自兹以往苗而秀秀而實所仰於雨澤大需盖源源也惟神幸終賜以成有年謹再拜以祈

謝雨祈晴

夏至之日某以南畝望雨控告于神賴神之靈應不旋踵今既半月沛澤不翅有餘矣而連綿不已隂氣未收復懼為下田之菑是用再有請于神望即開霽以終其賜夫久晴而祈雨積雨而丐晴其為請誠若無厭者惟神矜此下民赦吏之瀆而有以俯狥之自今以往伏願五六日至于旬時雨暘相須無過與不及保我嘉穀以迄于有秋則實拜神之大恵吏之修省其敢弗虔

秋祭

茲以素秋恪修常事在禮所當報而不祈惟是中秋以來久愆雨澤今稲之傷者雖不及事然土壤堅燥澤氣不升實預懐嗣歳之慮敢因以請早賜甘澤兆開豐穰實惟神之休

社壇

其被命來守此邦政有闕謬願降灾於厥躬而無以疵癘于斯民惟明神實鑒臨之

社壇

其恭承皇命來守遐藩視事之初祇見壇壝惟神克相惠綏此民政有乖戾罰止其身

社壇

惟雨暘寒燠之時與不時雖司乎神而寔係於人之爲其以不敏來守此邦懼智慮有所弗逮惟神寛之至其自作之愆則願降罰于身而無以傷乎民則惟神之明

楚望

名山大川神靈莫測望祀之典敢不敬恭肇始二壇用伸祈報惟神歆格佑我下民俾雨暘時若歲事登濟罔有菑害以闡神之休惟吏謹當率民奉事自今以往終古無斁

烏龍山神

竊惟古者諸侯各祭境内之山川嚴其壇壝潔其幣牲以致吾誠焉耳後世立之棟宇設為像貌其失甚矣仁安之山實鎮兹土風雲變化雨我百穀是為神靈民所

依賴而嚴祀之所曠然未講其何以收聚誠意克有感通肇建茲壇亦既訖事謹率僚屬再拜以祠惟神昭相俾雨暘以時嘉生無癘吏雖不敏敢不率民敬事永以無替亦惟神之休

諸廟

其被天子命來守此邦靖共爾位正直是與顧雖不敏敢不敬斯言惟神實鑒臨之

祭勾芒神

惟時新春陽氣肇舒乃出土牛以首農士致祀于神實曰彞典惟神乎祐時其雨暘順乃嘉生賜以豐年其敢忘神之德

祭海陽山

嗚呼海陽之山呼吸雲氣維邦之望而民所恃嗟嗟晩稼亦既成穗厲時驕陽垂成莫遂惟神至仁矜此憔悴觸石膚寸一境是庇沛為甘澤成我豐歲孚于下民永答神惠

祭諸廟

惟茲稼穡卒底有年戴神之休敢忘思報謹以季秋聿修常事惟神鑒臨終惠賜之

唐虞二帝

茲以素秋恪修常事威顏不遠俯伏祗承

灘江堯山

在禮諸侯得祭其境内之山川惟山川之靈能出雲雨故為禱祀之所依堯山灘江此邦之望也而壇壝未立

修敬無所茲以夏秋之交近旬不雨農失望歲之切用敢瞻望再拜以致悃誠且遣官僚捧祝以告伏惟神靈惠孚沛為甘澤俾克有年圖報之修其敢復後

秋祀堯山

茲以季秋萬寶告成謹遣官僚敬修常事仰惟神靈賜以鑒格

堯山灕江二壇

惟江山之神實為此邦之所瞻依而壇壝禱祀無所其

用是懼虔度高明之地肇新規模及兹而成謹率官僚

俯伏以告惟神孚鑒佑此下民俾嵗屢豐物無疵癘吏

當率民敬事其永無斁

虞帝祠

惟斯民之所以生斯世之所以立繇人倫之敎是賴而

聖人實人倫之至也帝之盛德冠冕萬代固豈下臣所

敢贊述蒼梧之野謂帝嘗臨寅緣此邦獲奉廟祀某涖

官之初適修常事周視棟宇缺壊弗稱慄栗汗下不敢

荒寧肇新規模茲焉獲考敬率官僚俯伏以告惟帝之

渾化育並行動植蒙賴何有窮極敢云此邦獨私其賜

有虞氏二妃

惟神唐帝之女嬪于有虞協德聖神垂則萬代新宫肇

建內闈是嚴修祠于春敢率彝典

大成殿

某以愚陋被命臨民早夜恐懼未知所濟惟當精思聖

經之法言體而行之庶幾萬一得寡於罪悔視事之始

敢祗見于學宮

文宣王

其恭承皇命來守遐藩視事之初祗見于廟為政之方

備嚴經訓雖曰不敏敢不夙夜敬思力行庶幾萬一

先聖

某以承學濫兹為邦視事之初祗見于廟佩居敬行簡

之言推學道愛人之志雖曰不敏敢不夙夜庶幾萬一

先聖

廟學新成謹率僚吏與鄉之士行釋菜禮敢不再拜稽

首思所以祗若明訓

先師

廟學新成謹率僚吏與鄉之士行釋菜于先聖敢以先

師兗國公配

先聖

兹新棟宇亦既告成敬奉神像即安于宫

蜀漢昭烈帝祠孱陵

惟帝痛宗國之荒墜憤讐賊之憑陵顛沛百罹信義不舍至於賢哲願為之佐英雄樂效其死規模宏遠夫豈偶然天若祚漢豈無其成雖曰不終正理曷泯眷言兹地昔所遲回風烈猶存君蒿悽愴有廟以祀典禮則宜藩臣經從敢不修敬

嚴子陵祠

某以愚陋被命來守此邦竊仰先生高風於千載之上視事之始恨拘印綬不得躬走祠下敬遣迪功郎嚴州

州學教授鄭某往致一奠

祭嚴先生

某竊惟此邦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先生高風之所存也雖舊隱之地祠像具設而學宮之中叅嘗獨曠其何以慰學士大夫之思乃闢東偏肇始祀事嗟乎世遠道散寵利相希而事君之義益以不明惟先生曾不以一毫動其中啟世祖貴德尊士之心成東京砥節厲行之俗施澤遠矣翳我多士克承繹之

丞相萊國寇忠愍公祠　公安

國有大議發言盈庭紛紛鄙夫蹙縮經營豈國之愛惟謀厥身從違之間興喪所分不有英哲孰相其成一言之決九鼎莫傾允矣萊公社稷之臣定計澶淵功垂日星匪功之艱其見克明惟見之獨勇莫我嬰黃蓋一張聾聵震醒是曰廟勝豈幸之云彼纖雖巧寧屈其伸是非之公久焉益新蕞爾茲邑公所嘗經民之愛公孔悲以悅有翦者竹為之發生我來拜公闕

南軒集卷四十二

南軒集卷四十三

宋 張栻 撰

祭文

祭虞雍公

惟公起自遠服進登王朝適逢禦敵之辰曾靡辭難之色攘袂獨奮力折凶渠之鋒驅車四馳徧當邊圉之寄式符眷意遂正鈞衡堂堂漢相之容赫赫周民之望方三年之坐閱梢萬里以言歸顧寵光之至隆在近世而

莫匕豈期疾遇遽以訃聞帝所咨嗟士增歎息某之愚戇嘗勤推轂之懷論有與同正惟公議之報輒遣薄奠用將鄙誠公之英靈實所臨鑒

祭汪端明

嗚呼公之盛名蓋四十年有如黃鍾大呂歸然在懸使未攷擊人之望之亦知其為衆樂之先惟平日之所履每務倣乎昔賢不與世以交鶩不絶俗而孤騫獨好義以款款而懐忠之拳拳苟片善之足取必挽後而推前

或所趣之有違敢妄假於色言顧規摹之若是豈斯世之其然昔棲遲於下僚窮師友之淵源逮顯用於王朝論據經而不偏貫衆芳之所宗蔚佩蘭而握荃屢賦政於藩方亦惠澤之究宣晚卧柯山靜觀其旋玩心於羲經不自放而益虔隱聲實之逾隆竚側席之招延何大命之止斯歎莫返於逝川痛易簀於蕭寺無居宅之一椽嗚呼前輩風流于今邈焉典刑云亡後生孰傳念言愚蹤公所知憐義篤金石久而彌堅書猶在手人隔九

泉屬拘印綬奔走莫緣孰知予悲涕泗漣漣

祭劉樞密共甫

謹爲位致祭于故留守觀文樞密劉公之靈惟公德業孚于上下威望著于華夷宜秉國鈞以輔明主天不憖遺人之云亡夙蒙公知尤重傷痛爲位家塾慟哭寫哀

再祭

嗚呼哀哉六月甲子喪我元臣如其可贖何直百身蓋積天下之望已久而閱天下之故已深其明決足以斷

謀於俄頃而剛毅足以任重於千鈞忠誠孚于君心惠
澤浹于斯民威名慴乎姦宄義槩動乎三軍使之主廟
堂之上固足以厭患於未形而置之排難解紛之際不
俟施為已足以折衝於精神國虧柱石人失典刑此有
識之士所以為天下惜而至於泣涕沾巾者也嗚呼哀
哉忠顯之烈感乎幽明二卿之忠不忘請纓公自壯歲
念其家聲敵騎飲江扈從時廵國有大政抗論前陳由
斯而來蔚其直稱出身而刑國有大人及其分閫潢池

息兵遂登紫樞以翼政經收綱端本用尊朝廷凜然正色公言是伸復收于藩所至績聞捄荒之政近世莫倫旋觀設施靡[illegible]靡棼左右具宜久而愈新江湖轍環幾老于行人望公歸帝圖厥勤豈不用公未極于成嗚呼哀哉夫子知我匪契之云我之於公惟義是親相勉相厲期報吾君情深意得有同弟兄言念作別乙未之春我車入南公往江瀆眷焉不舍語何諄諄豈期一闊而隅死生精爽在目我言孰聽嗚呼哀哉義當奔走送公

歸輤屬其拘攣王事有程哭公家塾載遣此文禮雖不

豐公鑒其誠

三祭

嗚呼哀哉公之云亡既踰再時匪今之悲百年之思故

歲之冬始奉遺墨一見流淚繼之以哭墨淡行斜如公

疲薾誦公之言則何昭晰始云國恥抱恨九原勉子忠

義以報吾君中言先公銘志未立豈無他人命予以筆

永復繼書囑弟及子嗟予何人乃託以死精爽在上耳

聞公言顧雖不武敢怠勉旃銘詩脫草遽遺薦陳獨慙荒蕪曷詔不泯貽書平甫期守公訓告于二子罔墜厥命惟元晦君實公所敬無求于外惟晦是聽公之息女當擇于歸顧予雖遠願與聞之凡公所命當以復公薄奠是將告于公宮

祭唐待制　立夫

惟公清夷粹温抗志千古文辭深嚴穆我王度獻納雍容有感無忤遇民如兒伊教匪怒及臨事會不改平素

人方忽忽已獨有裕嗚呼惟公之賢世或知之而鮮克窺其微盖據梧隱几獨得忘言之妙故飢食渇飲俱不外乎天機沒無怛化則亦其宜先君與公道義之交豈獨賔客之敬藐然孤生早辱過聽推其所懐於公莫隱方抱鉅痛公復云亡東望鄮水有涕淋浪兌喪之初念篤先友敢遣蕪祠侑此卮酒

祭王詹事

惟公天與勁特世推忠純正色立朝姦邪所憚其於當

令大義胷中見之甚明非苟然假竊者比也盖自發策大廷至於没齒凡十五年凛如一日去年之春復來造朝身雖已病愛君眾篤惟昔先人雅器重公藐然孤生晚冢公知去違朝路曾未幾日遽聞來訃越在道塗迄今定止始克遣一觴之奠盖惟茲世痛公之亡而非獨下交之私情也

祭張舍人 安國

某率其官某就城北祓禊亭為位致祭于亡友舍人張

公之靈嗚呼去年此時送公湘濱豈期今兹哭公失聲英爽在目交情不忘邈不復見我涕以滂惟公天姿邁倫發越而不壽考以昌王國今兹之哭豈吾黨私醴肴匪多公其臨之

再祭

嗟乎如君而止斯耶耶其英邁豪特之氣其復可得耶其如長江巨河奔逸洶湧渺然無際而獨不見其東滙滇渤之時邪又如驊騮綠耳追風絶塵一日千里而獨不

見其日暮稅駕之所耶此其所以痛之深惜之至而哭之悲也惟君起布衣被簡遇十年之間入司帝命出領數路文章之煒煌政事之超卓多士之所共知亦不待某之贊歎惟其孝友恂恂朝夕則人有不得而盡知者方自荆州歸某以書抵君謂及此閒暇專意承志實進德脩業之要君深以為然孰謂曾未數月乃有此聞某傾蓋荷知久而罙篤言有勁切君不以為迂此意何可忘也道阻且長不得往哭遣致一奠孰知予悲

祭姚端明

惟公早試劇煩見才猷之敏劭晚登廊廟都寵數之便蕃方新十國之瞻遽作九原之隔凡兹民吏孰不傷嗟其昔歲朝班嘗奉笑言之欵如今官守幸遵規畫之餘念託契於交承敢異情於生死遠將一奠少見鄙誠

祭王侍郎嘉叟

惟靈强毅自立克大其門進登王朝無所附麗從容造膝有見不隱帝稱其直士歎其忠豈期卧家遽以訃告

凡百君子孰不嗟痛矧惟交舊嘗辱論心為國惜賢揮淚無已道阻且遠莫獲走前一奠不腆少致此誠嗚呼哀哉

祭黄侍郎仲秉

嗚乎孰謂仲秉而止於斯耶念言鄉曲之契萬里相遇意好特深迨兹朝著志同有幾握手憂國言靡及私僕之去國君則愴然謂子之行予胡可久本期有補寧為潔身嗟乎斯言琅琅猶昨日事耳去年君歸道荆鄂間

數寄手書眷焉不舍豈期抵舍遽以訃傳始聞其疑已乃深痛善類之喪士所共嗟矧惟下交情其能已嗟乎仲秉温厚而文立朝有忠益之譽為政有平理之稱遠業未久中道遽止嗟乎痛哉敬遣薄奠遠致鄙誠執事占辭隕淚盈紙

祭查少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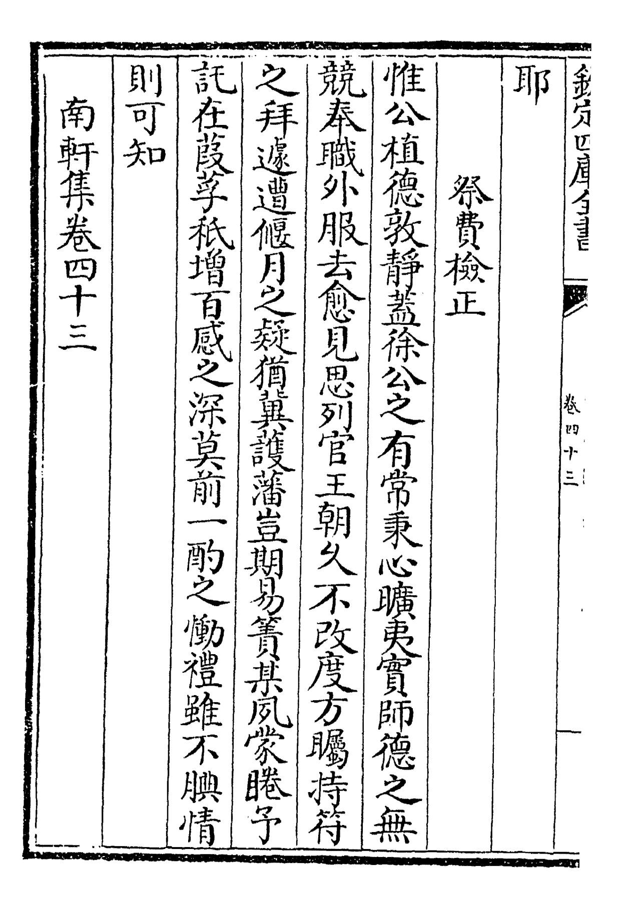
嗟嗟元章而止斯邪修短有命亦奚以悲惟其所有未克究施昔之覼人驗于其私君之在家孝友融怡出而

臨民則具是依人之有才患不克勝惟君斂才遇事風生而能自持以蹈準繩博見洽聞貫穿古今發於文辭温潤老成尤長論事纚纚可聽蚤登道山嘉言有稱持節蜀道撫循春温中外踐更名實攸敦前年之秋萬里來歸往臨泰淮軍民具宜人曰賢勞君靡難辭云何一疾遂以訃家逮兹踰年竟老煙霞訃音初傳駭愕嘆呀念昔幕府傾盖情親朅來同朝友誼罙深憂時許國則識君心解后歸舟班荆共語覺君病餘未瀖復故恠君

臨別感慨如許嗟嗟元章有志未遂尚約卜廬湘水之涘豈期一別而乃永已君弟在荆衡血星奔君孤藐然孰誨孰存哭遣此奠君乎不聞

祭呂郎中

嗚呼前年之春識公嚴陵望其容藹然有慈祥豈弟之氣知其臨民之不苛也聽其言纚然多故家遺俗之事又知其世守之不忘也別後之書情何篤也訃音之傳痛何遽也况於令子友義為深一奠之禮敢以薄而廢



耶

祭費檢正

惟公植德敦靜葢徐公之有常秉心曠夷實師德之無競奉職外服去愈見思列官王朝久不改度方屬持符之拜遽遭偃月之疑猶冀護藩豈期易簀某夙蒙睠予託在葭莩秪增百感之深莫前一酌之慟禮雖不腆情則可知

南軒集卷四十四

宋 張栻 撰

祭文

祭萬二提刑凡

惟凡植德忠厚持身謹嚴早策名於雋科遂蜚英於賢軌對揚天陛盍嘗膺綸綍之褒周旋坤維所至有袴襦之詠爰因郡最益究外庸漢水詳刑茂著平反之實夔門易節有增刺舉之光方聞趨召之恭忽駭抱痾之報

竟兹奄忽實重痛傷載惟門户之衰正竊棣常之庇永言流涕莫喻此情恨以阻修無因奔走一奠不腆鄙誠是將

祭黄運使　清臣

惟靈敦厚為質而德慈祥惟其所歷阻難備嘗故於民情尤所究詳景倩真清徐公有常將命嶺海以身律荒移節來湘風采載揚于彼原隰馳驅靡遑謂當終更歸近帝旁如何一朝而奄云亡實席方設語音琅琅得疾

俄頃見聞駭傷下逮閭里攀嗟徬徨其之所居實邇門牆奔走弗及執手涕浪念言傾盖意味則長與人之周是固難忘疇昔勝日從容豆觴豈期於今來哭公堂一奠不腆中誠是將

祭趙養民運使

惟靈寶源積慶列閤傳家宣化承流飛聲籍甚盤根錯節游刃恢然爰入對於昕朝遂結知於宸扆出綸示寵持節分華民瘼旁咨豈憚驅馳之遠邦財蓋阜生取歛

散之權何一疾而弗瘳不終更而歸報王畿結綬未酬

葵向之厘夜壑移舟遄起薤睎之歎其雅承契好玆共

官聯笑語如存忽驚於永已酒肴不腆少寄於餘哀

祭蕭殿撰

惟公氣和而節剛言訥而行敏視之退然初若不能及

其當可言之地論議切直風采凛凛中外聳然豈非庶

幾乎仁者之勇耶某頃在朝列每見公憂時惻惻備形

辭色心竊期之已而平日之言率皆可復益知其所守

有素非苟然者來使湘州其適在遠方嗟再見之難豈謂九原之隔書猶在手訃忽來傳為時惜賢臨風隕涕一奠遺致少述鄙誠

祭宇文使君三十一舅

惟靈席慶毘鍾之門留心章布之事跡其壯歲蔚然懿文況德履之素寬復天下之有裕宜昌遠業克繼先猷方小試於偏州固已稱於惠政未結王畿之綬忽移夜壑之舟宣室受釐不復賈生之召桐鄉奉祀空留朱邑

之名某適守遐方遽承來訃載誦渭陽之什涕隕盈襟緬想佳城之阡心馳執紼

祭魏元履

嗟乎仕于王朝自一命而上皆得一論疏時事比古之義而亦祖宗詔也君起布衣服在學省忠言屢發率關大體在他人方且蹙縮畏避君輒先之亦可謂毅然有立矣世之議者羣起而求多於君此蓋無足怪然君自退歸以來益務自脩以書抵予謂將講學進所不逮子

得之而嘆息以為君異日之所成就其又非予所可量者而孰謂天不復假之年耶君雖未遂傾蓋之願而君相與之意則甚厚豈謂竟不克識君耶一奠往致以紓予情

祭儲經屬

惟靈早以藝文有聲場屋晚游幕府簡默自將故鄉湴然羇懐莫寄因循一疾遂至沈綿獨資同僚共舉終事嗚呼可哀也夫

祭秦致政

其來桂林首訪鄉之老成而將問政焉人士同辭以公為稱首公雖已枕疾于家罕接人事然如珠玉之在山淵游于其間者亦足以借其煇潤惟公起自茲土取科第歷事以忠厚廉直稱亦嘗典州有澤于民已乃謝事於未衰優游鄉閭子孫滿前安恬獲福克享上壽在公庶幾乎無所恨矣然公之云亡後生失儀刑之尊吾黨乏咨詢之益是用嘆傷為之流涕不腆一奠聊寫此誠

祭甄總管

惟靈早以忠義赴乎功名方排難解紛之時有投機應變之智慷慨辭氣感動三軍謂當究於設施乃繼遭於排抑逮于晚歲再逢當宁之知旋即九原莫展據鞍之願考先世平江之績想一時共濟之人念事會之多違歎奇才之難得屬兹假守適值喪舟薄奠薦誠臨風增愴

祭賈仲山知縣

惟我別墅與君隣牆春朝秋夕幅巾徜徉湘西之別我獨憂君繭然其瀍願言愛身甫玆半載遽以訃傳推案愕眙繼以泫然惟君之才疏通而敏惟君之行友睦以謹曾未究施而止斯耶道阻且長予之悲耶

祭邢致政

嗚呼魯仲生而多艱暫仕輒歸已乃掛冠其才有餘蓋可撥煩曾不少試老于家山閉止名堂惟適之安應戶明潔日對屛顏坐上客滿不空杯柈且復重義周人急

難謂享壽康而年亦慳我家長沙殆若鄉關故舊益落為之涕潸昔來茲堂舉酒相看今來茲堂帷白旐丹嗚呼哀哉

祭經幹八兄

嗟哉吾兄生也多屯惟生之艱宜永厥齡胡亦嗇之而止於斯命也不齊其孰為之乙酉之夏過我湘濵撫我苦由話言諄諄為我久留去則不忍舟中之別有淚如隕我覿吾兄齒髮未衰願言愛身相逢有時兄復一笑

子言甚真我健且武當復南征側聞還家有以自娛釃酒擊鮮賓筵則都謂當婆娑樂此晚歲豈期訃來駭痛曷已邈在萬里走哭無從寄此一觴酬酹西南風

祭宋子飛參議

哀哉子飛而至然耶孰無憂患君何酷耶始聞哭子繼曰悼亡念君之親白髮在堂曾未幾日亦以訃傳想若曷任摧荒曷全作書弔君下筆不忍道阻且長畏聞來信哀哉子飛身竟隨之臨風泫然為君涕淚如君吉德

所遭乃爾惟命不齊孰主張是連陽識君今兩周星離
合不常交情愈親湘岸之别自夏徂秋詩墨未乾君已
不留有纍者殯誰其收之婉孌兩孫誰其周之里有賢
公隣有君子話言平生當亦任此我獨在遠莫克奔馳
一奠往致哀哉子飛

祭南康四九兄

嗚呼同祖兄弟今存四人惟兄能文自于妙齡意其遠
大以翼吾門僅守一州才未克伸豈謂玆朝乃傳訃音

驚惶慟哭痛心原鴒為位一奠哀哉此情

同前

嗚呼哀哉惟兄早歲秀發而文秦國之恩篤於諸孫忠獻之愛視子攸均矧惟伯父寔艱寔勤未究之業付之吾兄謂當遠大以翼以承如何中道車折其輪僅歷一州莫覩厥成嗚呼哀哉其之於兄少長相親論文講藝豈無友生雲川之别慘焉酸辛視兄之容溢而不營酒酣謔複顧言愛身少屏剛劌以致和平孰期一疾竟以

此傾嗚呼哀哉于今幾年遠寓雪濱鴻雁莫聯每傷予心矧兹永訣痛復可任念當挈歸以近榆枌乃聞知命留葬是云嗚呼哀哉遺孚見屬奉之涕零將絶泚筆又何剛明嗚呼哀哉屬拘印紱奔走不能向風長號薄奠是陳猶子幼弱念言惸惸敢不扶持兄言是遵尚惟英爽其或來歆

祭胡廣仲主簿

惟君孝友之德篤乎天性問學之志自乎初年疾惡見

其公心臨事知其審慮謂當遠大以究所成如何一朝遽止於此聞訃之始痛恨則多豈惟歎德門失承家之賢抑亦吾黨失同志之助交遊歲久重以婚姻往哭未能薄禮先致涕零橫臆言不復文

祭吳晦叔

嗚呼惟君早登五峯之門即捐進取之習從事義理今幾二十年思慮益親操履益固而其曉悉人情通練世事持之以忠信行之以周密蓋有用之實才而進學之

良資也豈謂一旦止於斯耶其與君論心爲日亦久切磋講究友誼金石訃音來傳泣下莫止嗟夫任道之艱而同志益落此予之所悲而且憂也官守所拘未能往哭一奠遣致言不復文

祭外姑何恭人

惟靈生于相家來嬪德門奉饋采藻克謹晨昏如賓之敬婦道則宜逮夫晚歲有光母儀允矣三德恊于彤史胡不百年永庇孫子憶在桑兆獲拜于堂辰幾一周有

淚淋浪我悲終天靡怙靡恃起尋渭陽痛復抵此傷哉道遠一慟奠前薄禮將誠靈其鑒旃

省墓祭文

某往者惟念古不墓祭之義每來展省號哭于前不敢用世俗之禮以行其所不安而其中心終有所未滿者近讀周官有祭於墓爲尸之文乃始悚然深惟先王之意存世俗之禮所以緣人情之不忍而使之立尸以尊所以明鬼神之義葢其處之者精矣今兹用是敬體此

意為位于亭具酒肴之薦以寫其追慕之誠惟事之始

不敢不告俯伏流涕不知所云惟考妣之神實鑒臨之

南軒集卷四十四 終